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作品集

永别了，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刘艳◎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海明威作品集

永别了，武器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刘艳◎译

A Farewell to Arms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 武器 /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刘艳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680-2896-7

I. ①永… II. ①欧…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7743 号

永别了, 武器

Yongbiele, Wuqi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刘艳 译

责任编辑: 沈剑锋

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

责任校对: 祝 菲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的成名作，和许多作品一样，该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成分。受父母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经常到密歇根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高中毕业后，他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增加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到意大利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7月8日，他的腿部被炮弹严重炸伤，住进了米兰的一家医院。经过10多次手术，他的腿伤刚一治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而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别人，使他越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小说原名是 *A Farewell to Arms*，其中的“arms”一词是个双关语，它既有“武器”的意思，意指“战争”，又有“怀抱”的意思，意指“爱情”。现在较多的人倾向于翻译成“永别了，

了，武器”，从而突出小说的反战主题。该书初稿写于1922年，后手稿在巴黎被小偷扒走，海明威只好重新创作，直到1929年，该书才正式与读者见面。

这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以主人公弗雷迪·亨利中尉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亨利如何先后告别了“战争”和“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争”如何摧毁了“爱情”，深刻地揭露了战争毁灭生命、摧残人性的本质。

亨利与凯瑟琳结识后，开始只是同她调情，并非真正爱上了她。后来，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在米兰一家美国人办的战地医院接受治疗，恰巧凯瑟琳也被调来这里工作，亨利在她的护理下渐渐康复，两人之间由此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亨利的伤口愈合后，本计划出去休假，并打算与凯瑟琳同往，不料出院前又染上了黄疸病。等病好准备开赴前线时，又发现凯瑟琳怀孕了。凯瑟琳唯恐被遣送回国，决定暂不和亨利结婚，希望战后再成立家庭。亨利返回前线时，正赶上奥军在德军的配合下发起猛烈进攻，意军连连失利，全线崩溃，开始从卡波雷托撤退。亨利和他的车队也加入了大撤退。他一路上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终于来到米兰总医院，得知凯瑟琳去了斯特雷萨。于

是，他借了一身便服，去斯特雷萨找凯瑟琳。两人劫后重逢，自然欣喜若狂，备加恩爱。但是，一天夜里，酒吧侍者敲响了他的房门，告诉亨利当局第二天一早要来抓他，他只好借了条小船，和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凯瑟琳分娩时难产，与婴儿双双离开了人世，亨利望着“石像”般的凯瑟琳，万念俱灰，在雨中走回旅馆。

小说在一种虚无与幻灭的气氛中结束，强烈暗示着作品的基本思想，即战争就是灾难，战争就是死亡。战争不仅给亨利个人带来了痛苦与不幸，也给参战国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有的批评家称《永别了，武器》为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战争小说，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小说，同时还是一部爱情小说，战争导致了爱情的悲剧，而爱情的悲剧又突显了战争的残酷，正是战争和爱情紧密交织在一起，才造就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伟大杰作。

婚姻的不幸和父亲的自杀对海明威打击很大，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世事的无常，同时，“一战”中身体和心灵所遭受的伤害也时常折磨着他——长期失眠，晚上睡觉必须点灯，而且常常被噩梦惊醒……这一切，都反应在《永别了，武器》这部作品中。因为感情、亲情、精神、肉体的多重折磨，这部

作品在 20 世纪文学史上焕发出最绚丽的光彩……

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李华伟、林中华、李华军、范高峰、林兴华、张慧丹、林春姣、李雄杰、刘艳、李小美、林华亮、陈聪、曹阳、李伟、曹驰、庞欢、刘艳、张丽荣、李本国、林晓桂、李泽民、龚四国、周新发、林红姣、林望姣、李少雄、陈志、向丽、杨城、曹茜、杨卫国、孔志明、叶超华、金泽灿、罗斌、赵志远、汪建明、翟晓斐、林承谟、曹雪、林运兰、曹建强、陈娟、许伟、曹琨、曹霞、丁艳丽、金泽灿、林葳、梁晓丹、赵生香、丁彦彬、李雄杰、张培玉、邵鑫、朱成兰、王晓玉、常志强、李友仙、蒋永红、张宏洲、李华军、张红平、李丽芬、林丽娟、李伏安、丁一、刘屹松、林喆远、张恒、周宣、辛大念、孟凡君、陈艳、兰豪、陈胜、吴露、陈艳威、任勤超、张杨玲、陈怡祥、赵艳霞、王甫东、王智利等不少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表示深切的谢意！

译 者

目 录

第一部

- 第一章 静寂的原野 / 001
- 第二章 战后小镇 / 003
- 第三章 重返前线 / 008
- 第四章 邂逅巴克利小姐 / 013
- 第五章 进展 / 020
- 第六章 在急救站 / 026
- 第七章 该死的战争 / 031
- 第八章 战前道别 / 040
- 第九章 夜战中受伤 / 044
- 第十章 银质勋章 / 060
- 第十一章 在野战医院里 / 066
- 第十二章 转院 / 072

第二部

- 第十三章 在美国医院 / 076
- 第十四章 巴克利探望 / 084
- 第十五章 瓦伦蒂尼医生 / 088
- 第十六章 销魂的一晚 / 094
- 第十七章 手术后 / 100
- 第十八章 短暂的幸福时光 / 104

- 第十九章 外出 / 109
第二十章 参观圣西罗 / 119
第二十一章 几封来信 / 125
第二十二章 传染黄疸病 / 134
第二十三章 回前线的晚上 / 138
第二十四章 列车上 / 148

第三部

- 第二十五章 归乡 / 152
第二十六章 教士的祷告 / 166
第二十七章 拉锯战 / 170
第二十八章 大撤退 / 182
第二十九章 枪杀中士 / 190
第三十章 过桥 / 195
第三十一章 坠河 / 211
第三十二章 平板货车上的遐想 / 215

第四部

- 第三十三章 在米兰 / 217
第三十四章 脱下军服 / 224
第三十五章 巧遇格雷菲伯爵 / 233
第三十六章 遭遇逮捕 / 244
第三十七章 出逃 / 250

第五部 / 265

- 第三十八章 木屋安定的生活 / 265
第三十九章 在阿利亚兹温泉 / 277
第四十章 进城 / 280
第四十一章 宝宝的降临 / 285

第一部

第一章 静寂的原野

那一年夏末，我们住在乡下，透过河流与平原，能够眺望到另一边的群山。河床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和圆石头，在阳光下看起来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河流深处一片蔚蓝。部队从房子边上走上大路，扬起一阵阵尘土，洒落在路旁的树叶上，树干也积满了尘埃。那年的树叶凋落得比以前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军，尘土飞扬起来，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下纷纷掉落，士兵们经过之后，路上变得空荡荡的，白晃晃一片，只剩下落叶。

平原上种满了庄稼，还有许多果园，而在平原的另一边，群山却是光秃秃的，一片褐色。山里正在打仗，夜里我们可以看见炮火发出的闪光，在黑暗中就像夏日里的闪电，不过夜里很凉爽，让人感受不到夏天风雨欲来的那种闷热。

有时在夜里，我们能听见部队从窗户底下经过的声响，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声音。晚上的运输十分繁忙，路上有许多驮着军火箱的骡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些开得比较慢的卡车，车上装的东西用帆布盖着。白天也有拖拉机拖着大炮经过，大炮的长炮管用绿树枝遮住，拖拉机上也盖着绿树枝和葡萄藤。朝北望去，能看到山谷后面的那片栗树林，

林子后面，河的这一边，还有另外一座山。那座山上也在打争夺战，但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秋天经常下雨的时候，栗树叶全掉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了之后有些发黑。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变稀疏了，藤蔓光裸。整个乡间都很潮湿，一片褐色，显得十分萧索。河面上泛起了薄雾，山上也云雾缭绕，卡车行驶在路上，溅起的泥浆沾满了士兵们被淋得湿透的披肩。他们的来复枪也被淋湿了。每个人的腰带前都挂着两个装满了一排排六点五毫米口径细长子弹的灰皮子弹盒，在披肩下凸出来，使他们看起来像是怀胎六个月的妇女。

路上有灰色的小汽车急速驶过。通常司机旁边都坐着一位军官，后座上还有几位军官。小汽车溅起来的泥浆甚至比大卡车还多。如果后座上有一位军官个头特别小，又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的话，就不容易从外面看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假如车子开得特别快，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国王。国王住在乌迪内^①，几乎天天都这样出来看看战况，但是局势很不妙。

冬季开始的时候，就不断地下雨，随之而来的还有霍乱。不过，霍乱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最后军队里因它而死的只有七千人。

① 乌迪内在意大利的东北部，当时意军总司令部驻地。

第二章 战后小镇

第二年传回来不少捷报。山谷后面那座高山和那个有栗树林的山坡被攻下来了，在南面平原外的高原上进行的战斗也取得了胜利。到了八月，我们过了河，住进戈里察^①的一幢房子里。这座房子有喷水池，有个带围墙、种有许多浓密大树的花园，房子的一侧还有一棵紫藤。现在战争在好几道山外进行，而不是近在一英里^②外了。这个小镇看起来很不错，我们住的房子也很好。小镇后面是河，前面是高山，高山仍被奥军占据着。攻下小镇的那一仗打得很漂亮，奥军没有摧毁式地轰炸小镇，仅仅是稍微摆摆轰炸的架势，似乎是希望战后返回小镇住宿。人们在镇子上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侧街上有医院、咖啡店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其中一家招待士兵，另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夏季已过，夜凉如水，战争又在镇外的丛山间进行。这里有布满弹痕的铁路桥，河边之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木，通向广场的林荫大道。此外，还有镇上的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长着长脖子的身子和像山羊胡子一样的灰胡子……所有这一切，加上有些房屋由于受到轰炸少了一面墙，房子的内部突然露在外面，坍塌

① 戈里察在意奥边境上，大战前原属奥匈帝国，1916年8月被意军攻克。

② 1英里约为1.61公里。

下来的泥灰碎石堆积在园子里，有的还撒落在街上。另外，卡索^①前线的仗打得十分顺利。这一切的一切，使得今年秋天和去年我们还在乡下时的那个秋天很不一样。况且战局已经改变了。

小镇外那座山上的橡树林消失了。在我们刚到这个小镇时的夏天，那片树林还是一片青翠，现在只剩下残破的树桩，地面也被炸开裂了。这一年秋末的某一天，我去了以前的橡树林，看到一片云飞快地朝山顶飘过来。转眼间太阳变成暗黄色，紧接着一切都变成了灰色，天空被盖住，云朝着山顶笼罩下来，仿佛才过了一瞬间，我们就身处云中，接着就下雪了。雪从风中斜着飘过，盖住了裸露着的大地，只有树桩向上隆起。雪覆盖了大炮，战壕后面通往茅厕的雪地上，已经被人踩出了几条小路。

回到小镇之后，我和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拿两只杯子喝着一瓶阿斯蒂，透过窗户向外看去，雪下得又慢又沉，我们知道今年战争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攻下来，河那边的山也一样，这些都要等到明年了。我的朋友看见小心翼翼踩着半融的雪在街上走着的与我们同行的牧师，就砰砰地敲打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头看见我们，冲我们笑了笑。我的朋友向他打手势，想让他进来，但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意大利细面条的时候，每个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把面条挑起来，直到垂下来的一端离开盘子，才朝下开始吃，或者一边不停地叉起面条吸进嘴里，一边还从盖着干草的加仑酒瓶里倒杯酒喝。酒瓶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把酒瓶的颈拉下来后，那纯红色的、带单宁酸味的美酒，就流进了放在同一只手中的杯子里。吃完面条后，上尉开始调侃牧师。

^① 卡索高原位于意大利东北部，1917年发生了重要战役，前面提到的戈里察就在卡索高原上。

这位牧师年纪小，很容易脸红，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制服，胸前左边的口袋上有一个用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的意大利语带有很浓的洋泾浜^①口音，他说他这么说是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全部听懂，以免有什么遗漏。我对此表示怀疑。

“牧师今天泡妞了。”上尉说着，看看牧师又看看我。牧师笑了笑，红着脸摇摇头。上尉时常拿他寻开心。

“难道不是吗？”上尉问，“今天我亲眼看见了。”

“我没有。”牧师说。其他军官都被逗乐了。

“牧师不泡妞，”上尉继续说，“牧师从不泡妞。”他向我解释。他给我的杯子倒满酒，同时盯着我的脸，但是目光也没错过牧师的反应。

“牧师每天晚上五个姑娘。”饭桌上的人都笑起来。“你知道吗？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他做了个手势，笑得很大声。牧师只把这个当成玩笑，一声不吭。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少校说，“他喜欢法兰兹·约瑟夫^②，钱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而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罗》吗？”中尉问我，“我帮你弄一本吧！就是它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肮脏邪恶的书，”牧师说，“你并不是真的喜欢它。”

“这本书非常好，”中尉说，“它告诉你那些牧师的真实面孔。你会喜欢的。”他对我说。

我冲着牧师笑笑，牧师也在烛光下朝我笑。“你可别看那个。”他说。

“我能帮你弄到。”中尉说。

① 洋泾浜，原指在上海、广州等租界地区流行的不纯正英语，后引申为指一般的不纯正语言、方言。

② 法兰兹·约瑟夫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帝。教皇指天主教教皇，当时奥匈帝国的贵族多信奉天主教。

“但凡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不相信共济会^①。”

“我信仰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

有人打开门进来，我能看见外面在下雪。

“下雪了，就不会再进攻了。”我说。

“当然，”少校说，“你该好好休个假。你可以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去参观参观阿马斐，”中尉说，“我会给我在阿马斐的家人写几张卡片。他们会把你当成亲儿子一样喜爱。”

“他应该去巴勒摩^②。”

“不，去卡普里。”

“我希望你去阿布鲁齐，看看我在卡普拉柯达的家人。”牧师说。

“瞧，他居然提议阿布鲁齐，那里的雪可比这里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他应该到文化和文明社会的中心去看看。”

“他应该和好姑娘一起玩玩，我给你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吧，去和有母亲陪伴着的年轻美丽的姑娘好好玩玩。哈哈！”上尉把手摊开，大拇指朝上，其他手指都展开，像在表演手影戏。墙上有他手的影子。他又用他那口洋泾浜意大利语说起来，“你离开的时候是这个，”他指指大拇指，“回来时会变成这个。”他又指指小拇指，所有人都开始笑。

“看。”上尉说。他把手摊开。烛光再次把手的影子投到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按顺序把大拇指和四个指头的名字说出来：“Sot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e（无名指），tenente colonello（小拇指）。^③ 你

① 共济会是一个秘密团体，最初可能是中世纪石匠间的一种互相救济的组织。天主教严禁教友参加这种组织。

② 巴勒摩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西西里岛的首府。

③ 他是用意大利语讲这些头衔的：sottotenente 是少尉，tenente 是中尉，capitano 是上尉，maggiore 是少校，tenente colonello 是中校。

去的时候是 Sottotenente，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 tenente colonello！”人们再次笑起来。上尉玩的指头游戏非常成功。他朝牧师喊道：“牧师每天晚上都是一对五！”大家又大笑起来。

“你得马上去休个假。”少校说。

“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去，给你当向导，给你介绍各种玩意。”中尉说。

“你带一台留声机回来吧。”

“再带一些好的歌剧碟片。”

“我要卡鲁索^①的唱片。”

“别带卡鲁索的唱片，他只知道乱吼。”

“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只会乱吼。我说他只会乱吼！”

“我希望你去阿布鲁齐。”牧师说。其他人都在继续大声喊叫。“在那里打猎非常棒。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人，虽然天气很冷，但阿布鲁齐既清爽又干燥。你可以住在我家，我父亲是很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让我们在关门之前去妓院玩玩。”

“晚安。”我对牧师说。

“晚安。”他说。

① 卡鲁索，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第三章 重返前线

当我回到前线时，部队仍驻扎在那个小镇上。周边村子里的大炮越来越多了。春天已经到了，田野里绿油油的，葡萄藤上也长出了小绿芽，沿路的树木抽出了嫩叶，海^①面上吹来阵阵微风。上面那个被群山环绕着的带小山和古堡的小镇看起来就像一个杯子。远方的高山是褐色的，山坡上泛起了点点新绿。山脚下的小镇里大炮更多，街上有几家新开的医院，随处可见英国男人，偶尔还有英国女人。此外，许多道路两旁的房子被炮火打中毁坏。我在小巷里走着，气候宜人，阳光从墙上反射过来，晒得我身上暖洋洋的。我看到大家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老屋依然如故。门开着，一个士兵正坐在外面的长凳上晒太阳，有一辆救护车停在侧门口。我刚进门，大理石地板混杂着医院的药水味便扑面而来。除了现在不再是冬天，一切都和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两样。我往大房间里看了看，少校正坐在办公桌前，窗户开着，阳光洒在地板上。他似乎没看见我，我不知道是该进去报个到，还是先上楼洗洗再说。最后我决定先上楼去。

我和里纳尔迪中尉合住一个房间，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窗户开着，我的床位上铺着毯子，东西挂在墙壁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罐子里，钢盔还在原来的钉子上挂着。床脚是我的扁箱子，箱子上面搁着我那擦得锃亮的冬靴。我那

① 这里的海指亚得里亚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位于意大利的东面。